

活家人物故事
亲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法 家 人 物 故 事 新 编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农 村 版 图 书 编 选 小 组 选 编

毛主席语录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主，同时供给农村基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广大贫下中农阅读。“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知识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还没有经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目 录

西门豹除巫治邺	1
商鞅变法兴秦国	9
韩非批儒的故事	25
秦始皇焚书坑顽儒	34
李斯卫法斗王绾	48
晁错削藩	73
桑弘羊舌战群儒	90
王安石变法	111
李贽奋笔辟邪说	127
后记	137

西门豹除巫治邺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

战国初年，七雄纷争，天下大乱。当时七雄之一的魏国有个邺县，是魏、赵、韩三国交界的军事要地。邺县如果治理不好，别国就很容易从这里打开缺口，魏国就有被吞并的危险。可是，邺县的情况又非常糟糕，旧贵族横征暴敛，漳河又经常泛滥成灾，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国防工事也废弛失修。老百姓都有把邺县治好的愿望，有的人还提出了许多改革政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好办法，还有的人进一步提出了废除礼治，实行法治的革命主张，变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来，可把那些旧贵族吓坏了，他们私下里嘀咕：如果变了法，废了周礼，那不就把他们这伙奴隶主贵族给废掉了吗！于是邺县传出一个谣言，说漳河泛滥，是因为河神反对变法，发大水来惩罚要求变法的人。那些巫婆们又说，要想让河神息怒，必须每年给他娶个新媳妇。于是，一年又一年，不知有多少穷苦人的姑娘白白

地扔进河里死掉了。那些奴隶主贵族又趁给“河神娶妻”的机会，到各家各户强征什么“贺礼”。这些“贺礼”除极少部分在“河神娶妻”时用来装装门面，绝大部分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领着女儿逃亡他乡。因此，邺县的人口越来越少了。为这事，魏国的国君魏文侯很伤脑筋。他派西门豹去治理邺县。几天后，西门豹便奉命出发了。

那时正值麦黄时节。西门豹坐在车上，日夜赶路。一进邺县地界，满眼是萧条冷落的景象：田园荒了，不见熟麦只见蒿草；房屋倒塌，到处是水刮泥淤的痕迹；路上逃荒要饭的人络绎不绝。西门豹不禁眉头紧皱，心想：邺县成了这个样子，都是那帮旧贵族联合儒生、巫婆破坏变法的结果！不把他们铲除，就不能变法革新，也不能平民愤。但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铲除呢？西门豹正这样想着，忽见前面车道上有两个人影一闪，钻进了道旁的蒿草丛中。西门豹忙叫卫士去看看是什么人。不一会儿，卫士带来了一个老汉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西门豹见那老汉衣不遮体，骨瘦如柴，一双眼睛直瞪瞪地怒视着他；而那个小男孩头上罩着一块方巾，只顾用手捂住脸，哭哭啼啼，听那声音，倒象个女孩子。西门豹让他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见那面庞更象女孩子了。西门豹心中已猜着了几分，便下车来走到

老汉面前，问：“老人家，你为何让女孩子穿男孩子的衣裳？”老汉见被识破，怒冲冲地喊道：“为啥！你们知道！反正是今天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着，抡起拳头向西门豹砸来。卫士连忙挡住，喝道：“不要无礼！这是新上任的县老爷西门豹！”老汉一听说是西门豹，不觉把拳头松开了。西门豹在魏国赞助变法，是很有名的革新派人物，普通老百姓中也有不少人听说过。所以，老汉听说是西门豹，又见这个人走下车来和他说话，确实和那些三老、廷掾们不一样，心里也觉踏实了许多。西门豹又问：“老人家，本官初到，对民情不甚了解，问你为何把女扮成男，不过是了解情况，并无别的意思。”老汉这时掉下泪来，长叹一声，说：“咳，一言难尽哪！”

原来这老汉姓李，就住在邺县城里。老伴早逝，只有他和这个独生女儿相依为命。老汉整天提心吊胆，唯怕巫婆选中自己的女儿给河神作媳妇，就用锅底灰把女儿的脸抹黑了。因为巫婆说过，河神的媳妇必须要漂亮的。可是，因为人们大都领着自己的女孩子逃亡他乡，这年巫婆给河神找媳妇着实不容易，找来找去，还是找到李老汉的女儿，说丑一点的河神也不嫌怪。李老汉再也无法子，趁三老、廷掾们不注意的时候，便把女儿打扮成男孩模样，夹在逃荒的人群中，逃出家门。

西门豹听说是这样，强压住心中怒火，默默想了好大一会儿，对老汉说：“你如果信得过我，我建议你把女孩子领回家去，任三老、巫婆们安排。到给河神娶妻那天，我也去，我自有道理，让你父女俩永久团聚。”老汉见西门豹说话诚恳，只好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再说那些三老、廷掾和巫婆们，听说为河神选定的新媳妇回来了，一大早，便象一窝毒蜂似地扑向了李老汉的家。当头的是一个七十多岁干瘪的老巫，脸上涂着铅粉，嘴上抹着猪血，腰里系着铃铛，手里拍着皮鼓，绕着李老汉的独生女儿，风风火火地一阵狂舞，算是对这件大媒的庆贺。接着七手八脚地架起这个姑娘就往河边的斋宫里拖。姑娘虽说得了西门豹的口信，但仍挣扎着不去。姑娘知道，拖到斋宫里，就再不能与人相见，算是斋戒。十多天后，就要梳妆打扮起来，坐在一个大床上，扔到河里，顺水漂去，不过十多里，就得沉下去。每年都有一个同伴这样死去。你想，这姑娘哪愿去送死！她拚命和那些巫婆们撕打，把那个老巫的脸都抓破了。那妖婆脸上红一条，白一道，更是鬼不鬼，人不人了。但毕竟巫婆来的多，再说李老汉心里有数，也就不再死挡，还是让他们把姑娘关进了斋宫。

十天后，给河神娶妻的日子到了。这天西门豹穿戴庄重，恭恭敬敬地立在河边。听说新上任的县老爷

亲自来送新媳妇，来看的人比往年多得多，足有两三千人。三老、廷掾和土豪劣绅们也都来齐了。老巫婆更是兴奋异常，带着一班小巫，一路疯魔般地狂舞怪叫。西门豹斜眼看着这班丑类表演，真感到恶心，只是不露声色。一切准备完毕后，巫婆把新娘拖到一张披红挂绿的床前。这是把姑娘投进河的最后一道手续了。李老汉见这时西门豹仍没有行动，不由心里一阵慌乱：是不是这个西门豹和那些孔丘的门徒一样，也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呢？过去受那些家伙的骗太多了，今天是不是也要受骗？想到这里，李老汉把拳头攥得绷绷紧，他心里打好了主意：西门豹救女儿则罢，如果不救，就拚个鱼死网破！此时，西门豹的心情也很不平静，他见这帮不学无术、专会鼓唇弄舌的家伙，满嘴仁义道德，肚里钻名营利，借神鬼之威，敲榨民膏，心头怒火越烧越旺。他想：要破除迷信，必除人妖；要推行新法，必除儒教！今天再不拿这些人妖、腐儒开刀，还等待何时！想到此，他和颜悦色地对形影不离左右的三老说：“去，把新娘领来让我看一看。”三老象得了圣旨，连忙呼喊巫婆把新娘带来。西门豹见那姑娘哭得满脸泪痕，就把眉头一皱，作出不高兴的样子对巫婆说：“这姑娘实在不美，怎么不找个漂亮的呢？”老巫婆一惊，心想：“就这样的，我还费了半年力气呢。”可这话是不能

回的，她又想借此表白自己，于是嘻皮笑脸地说：“老爷有所不知，小仙与这河神是深交，虽说本县缺少美女，河神也不好怪罪！”西门豹又故作虔诚的样子说：“本官与河神初交，怎敢如此亵渎神明！这么办吧，你不是与河神交情深吗？那就烦你先去通报一声，说本官要为他挑选一个漂亮的，改日送去。”老巫婆万没料到西门豹有这一手，一时肚里翻不出话来。西门豹早向左右武士喝道：“送大仙下河！”说时迟，那时快，两边过来两条大汉，一个抓头，一个提脚，把老巫婆举到了半空，闷雷似的两声大喝：“送——大——仙！”扑通一声，只见河水卷起两个浑浊的漩涡，老巫婆不见了。老百姓们见这情形，心里登时透亮了一大半，李老汉也松开了拳头，心里暗暗叫好。西门豹却仍毕恭毕敬地立在河边，过了好一会儿，说：“怎么大仙还不回来？小仙去催一催呀！”不容分说，两个武士又把一个小巫扔到了河里。岸边的百姓们都高兴得大笑起来。西门豹用眼睛扫了扫大家，象是在问：还该把谁扔进河里？堤岸上立刻爆发起一片喊声：“让三老去。”西门豹扭过头来望着面如死灰的三老说：“这些巫婆一点小事都说不清道不明。还是麻烦三老去说说吧。”三老听了这话，连连摆手：“万万不可！学生本信儒教，跟神鬼没有来往。”西门豹微微笑道：“儒家不是崇信‘天命’吗？与天神地鬼是故

交了，怎说没有来往？三老也太谦虚了。”说着又对武士喝道：“送三老！”武士又把三老扔进河里。西门豹仍在那里恭恭敬敬地立了半晌，那些贵族们吓得目瞪口呆，连个大气也不敢喘。老百姓可开了心，冲着河心拍手叫好，又伸出手指，向豪门贵族堆里数点着。西门豹用眼睛瞟了瞟廷掾和豪绅们，没待开口，这些家伙早就象滩烂泥似地匍匐在地，跪在西门豹脚下，捣蒜般地磕起响头，直撞得头破额烂。西门豹见他们刚才还装得道貌岸然，现在却三魂六魄全离了体，就说：“好吧，再等一会儿看看。”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才打趣地说：“看来河神太热情，把客人都留下了。你们起来吧。”这些人哪里敢起来。西门豹把衣袖一甩，转向百姓。这时李老汉急忙跑到西门豹面前，把女儿领了过去。西门豹提高了嗓门，用洪钟般的声音对大家说道：

“大河滔滔，自高而下，这是水流的道理。河床阻塞，水流不畅，这是水害的成因。大家说，这河里有鬼神吗？那是骗人。大家再说，刚才扔到河里的那些人是什么东西？那才是些‘鬼怪’！是他们把邺县糟蹋成这种破落样子。他们假借鬼神，愚弄百姓，目的就是要破坏变法。社会变革是民众的要求，他们阻挡变革才是大逆不道！从今后，谁也不要再信什么鬼神，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漳河是一定能治理好的！”

从此，河神的婚事吹了。漳河两岸开始了治河排涝工程。几年时间，凿成了十二道大渠，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小运河也已经初具规模了。百姓们引水灌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加强国防，富国强兵，魏国成了当时强大的国家之一。西门豹后来又作了西河太守，办了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作为我国早期的一个无神论者，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选自《解放军文艺》）

商鞅变法兴秦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动荡中，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与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当时，秦国的国君秦孝公一心想收复失地，统一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于是，他下令在国中求贤，帮助他实现这一宏图大愿。

秦孝公的《求贤诏》下达不久，传到魏国一个不甚闻名的人的耳里。这人复姓公孙，名鞅，本是卫国人。因他少好刑名之学，跟着老师李悝系统地学过《法经》，素有以法治强兵富国的理想。他到魏国的目的就是想劝导魏惠王实行法治，进而兼并群雄，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魏惠王却崇信儒家，排斥法家，这使公孙鞅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他听到秦孝公求贤，格外高兴，就背起《法经》竹简离开魏国，风餐露宿，日夜兼行，直奔秦国而来。

五试秦孝公

一到秦国，公孙鞅就要去朝见秦孝公。可转念一想，这秦孝公是否崇信法家还不一定，必须谨慎从事。于是他请求秦孝公最倚重的景太监引见。

秦孝公见公孙鞅气宇轩昂，便问：“先生有什么治国之道可以教寡人吗？”公孙鞅便故意讲起了伏羲、神农、唐尧、虞舜，秦孝公听着听着，眉头越皱越紧，没待听完就昏昏睡去。第二天，景太监气呼呼地找到公孙鞅，埋怨道：“你对孝公讲了些什么呀？闹得他说我不识人材，说你迂阔无用。”公孙鞅听了，心想：孝公欲行法家之法已察三分！不由心中暗暗高兴。但却又故作遗憾地说：“咳，我向孝公讲帝道，他不愿听。我另有所讲，请你再引见一次。”

五天后，秦孝公复见公孙鞅。公孙鞅讲起了夏禹、商汤的王道。孝公一听这些“礼义”、“孝悌”之说，就冷笑一声，说：“先生确实学识渊博。可是古今的事情不一样，你说的这些道理当今很不适用！”然后愤然起身，说：“寡人有国事急处，有失奉陪。”公孙鞅只得告退出来，心想：孝公行法家之法已察七分！不由得喜形于色。这时景太监早在宫门口等着了，他一见公孙鞅，便焦急

地问：“这次说得怎么样啊？”公孙鞅马上收敛了笑容，说：“咳，我讲以王道治国，好象不合孝公的心意。请你再引见一次吧。”景太监犹豫不决，说：“先生两次进言，都不合君意，你还敢去饶舌吗？我可是担罪不起！”公孙鞅说：“这次保险使孝公采纳我的建议，你放心吧！”景太监只得应允。

又过五日，公孙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之后，刚回到寓所，景太监就喜气洋洋地赶来，问：“先生今天讲了什么强国之术，把孝公乐得象得了什么宝贝似的？他让我请你明天再去见他。”公孙鞅笑了起来，说：“今天我讲了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的霸道，孝公为这个高兴呢！我知道他还要见我的！”

第二天，公孙鞅第四次见秦孝公，孝公让他坐在自己身旁，详谈强国之术。公孙鞅见孝公诚恳、急切的样子，便说：“时代变了，而政策不改变，就不能治理国家。当今最急要办的事情，莫过于去‘奸民’、毁‘六虱’。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不铲除祸国殃民的儒家奸民，不毁掉诗、书、礼、乐、仁义、孝悌这些‘六虱’，秦国就不会强大。”秦孝公听了，心里象开了一扇窗，他盘膝坐在席子上，不觉寥寥地往前移动，紧紧地挨着公孙鞅。公孙鞅侃侃而谈，劝导孝公变更法制，整顿刑法；废井田，开阡陌，剥夺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对内奖励耕织，发展农